

高林书·梅淑贞



闪光的功勋

解放军出版社

闪光的功勋

高林书 梅淑贞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闪光的功勋

高林书 梅淑贞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50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 000

ISBN 7-5065-0159-7/I·23

统一书号: 10185·210 定价: 1.40元

序

高林书、梅淑贞同志写的这本《闪光的功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很高兴。该书生动地再现了“老虎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十余年间所走过的非凡道路。作者以战友的情怀，真切地讴歌了这支部队在一系列重大战役中闪光的功勋。中原突围他们奋勇殿后，孟良崮战役他们打先锋旗开得胜。从中州大地、西北疆场一直打到朝鲜战场，战强敌，攻堡垒，洒血汗，埋忠骨，战功赫赫，英雄辈出，代表着一代创业者的风范。该书给人以刚毅、拼搏、向上和无私奉献的深切感染，是广大青年的楷模，是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本好书。

王诚汉

1987.4.13.

目 录

一	巧渡黄河	1
二	鱼水深情	6
三	十二勇士	11
四	夜袭白沙	17
五	虎穴锄奸	23
六	出奇制胜	29
七	诱歼日军	33
八	严惩土顽	39
九	智取大冶	44
十	革命母亲	49
十一	生死相依	56
十二	特殊使命	63
十三	雨夜突围	67
十四	钢铁战士	74
十五	敌群捉俘	84
十六	神勇阻击	90
十七	临汾捉鳖	99
十八	孤胆歼敌	103
十九	飞行爆破	107
二十	尖刀神威	113
二十一	督府降戎	120
二十二	人民英雄	129

二十三	轻骑探路	135
二十四	猛追穷寇	144
二十五	同路擒敌	155
二十六	英雄虎胆	159
二十七	诱捕大鲨	165
二十八	特殊功勋	170
二十九	老兵新传	178
三十	激战东线	183
三十一	虎口奇袭	198
三十二	坚如磐石	207
编后记		212

一 巧渡黄河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在河南省林县郭家园召开了支队成立和进军的誓师大会。为了保密和保证行动的突然性，部队绕道山西的阳城，然后又回兵快速东进。一昼夜急行军二百余华里，赶到黄河边的济源县北河清口附近集结，准备在当天晚上渡过黄河。

这天中午，部队在济源县的一个小村庄前小憩。

村前的大水池里，有一群孩子正在水中戏耍。阳光下的水面上，每个孩子都抱着一个大葫芦。只见孩子们趴在葫芦上，双脚一蹬，一下子就出去几米远。他们玩累了，有的孩子便背着双手抓着大葫芦，头枕在葫芦上，那种似睡非睡的歇息还真是称心自在。

这个抱葫芦戏水的场面，使支队老虎团王诚汉团长发生了极大兴趣。他走到水池边，亲切地问一个靠在池边的小孩：“小弟弟，你在水里游泳还抱着个葫芦做什么？”

那个孩子看了一眼这位帽子上带着一颗红五星的军人回答说：“抱着葫芦游泳省力，不会游泳的人，抱着葫芦学游泳就不会沉下水去。”

“这种大葫芦在你们村好找吗？”

“好找，家家户户都有。”

……

王诚汉团长听了那孩子的回答深有所思。他显然从中得到了什么奥妙，当即召集全团干部开会。会上，王团长要求每

外干部战士除在当地购买干粮外，都要买到一两个大葫芦。

散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行军这样急，王团长要大家买葫芦干什么？”有的说：“也许是驾葫芦渡河吧。”有的反驳说：“渡河有船，要葫芦有啥用？”还有的说：“黄河水大浪急，驾葫芦不比孩子们在水池中戏耍。”如此等等。

议论，猜测，各有各的看法，谁也摸不清王团长让大家买葫芦的意图。既是团长的命令，决无戏言，军令如山，必须照办。

大家分头行动。只是跟随王团长身后的警卫员小马，看看西沉的太阳，心里头一阵着急，不由地问团长：“部队夜里还要渡过黄河，这里距黄河还有二十多里地，兄弟团说不定已经到达河边，而我们却在这里大买葫芦，会不会耽误了过黄河呀？”

王团长看着着急的小马，微笑而镇静地说：“这叫葫芦计。”

“葫芦计？”小马有些惊疑地摇摇头。

“别问了，小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赶快去买吧。”

当老虎团的指战员们携带着几百个大葫芦到达蓼邬渡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黄河，河面宽阔，水急浪高，险滩环生，故有“黄河天险”之称。

河对岸敌人占据着山顶，碉堡林立，居高临下。根据支队、部侦察员提前渡河对河对岸的地形、敌情及其在河防部署的周密侦察，敌人当时很麻痹，他们万万没想到，当他们的大军正在疯狂地向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之际，八路军竟能抽出兵力，渡过黄河天险直插他们的心脏地区。

王团长伏在河滩上，仔细地观察着河对岸敌军阵地的动静。敌碉堡里的灯光照射在水面上，一波波翻起的浪花，好似一条条银白色的蟒蛇在蠕动，敌游动哨在灯光下时隐时现。

脚下是黄河天险，对岸将是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对着这些艰险的情况，王团长的脑海里极不平静地思索着，对他来说，头等重大的问题，就是能否胜利地突破黄河天险，能否保证全体指战员的安全，能否实现上级的要求顺利地插入敌人的腹地，使抗日战争的形势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向前发展。他暗下决心，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战胜它，偷渡不成就强渡，为解放灾难深重的豫西人民，就是杀出一条血路，也要打过黄河去。

部队在村子里找的十几名船工来了，同时还带来了三只木船。大家都十分清楚，面对敌军河防的严密封锁，能够找来这十几名船工和三条木船，是多么不容易呀！

王团长命令全副武装的战士们登船试浮，每条船只能载几十个人，一千七百多人的部队，还有马匹、辎重，都得靠这三条船运载，要往返多少次才能运载完呢？

指战员们的心情十分焦急。在十几名船工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船工对王团长说：“离这不远有一个大地主，他家有船，部队去上一些人，保险能弄来。”

王团长听着老船工的意见，思索着，能找来船只，固然好，但时间已是夜里九点多了，再到村子里找船只，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怕万一弄不好会打草惊蛇，影响整个支队的渡河行动计划。

正在这时，支队司令部下达了准备渡河的命令。王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奔向黄河岸边，来到了三只木船前。

指战员们紧张地等待着团长的命令，但心中不免总有些忧虑：咱们这个团本事就是再大，要征服这巨浪滚滚的黄河天险，恐怕有力使不上呀。

王团长庄重、严肃地站在全团队伍的面前，开始部署战斗任务。

王团长刚刚发出响亮的战斗号令，只见来团检查渡河准备工作的支队司令员皮定均健步走近队伍，顿时，战士们都情不自禁地把视线转向皮司令员，队伍也显得活跃起来。这时，皮司令员用手示意王团长继续讲下去。当王团长看到以皮定均司令员为首的支队领导亲临团里检查、指挥渡河的准备工作的，信心更加坚定。他命令战士们把三条船用绳索串连在一起，再把从村里买到的几百个大葫芦全部拴在船舷的两侧，然后，下水试船。

千百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已上满了人的三条木船，每条船上足有一百多人，有些战士还在继续上船，船在水中来回地摆动，大家的心都向上提着，王团长这才下了“停止上船，马上试航”的命令。

船开了。满载着战士们的三条木船在水中排成一条直线，飘浮在木船两边的大葫芦，象是木船的两只臂膀，不停地在水中游动，支撑着船体，使船身平稳地向前行驶。

“大葫芦还真有用场啊！”这奇迹般的成功，使指战员们喜出望外，那种提心吊胆的紧张心情才放松了下来。他们都为能有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团长而高兴，心中充满了敬爱的感情。

“报告首长，三十五团渡河准备工作进行完毕，请首长指示。”王团长快步走到皮定均司令员面前举手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向他报告。

皮司令员还礼后，满意地对王团长点点头，说了声：“我知道，这又是你的点子！”

支队首长的赞誉，倒使王团长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笑了。午夜时分，部队开始登船偷渡。

月色朦胧，雾霭苍茫。船工们奋力摇橹，驾驶着满载子弟兵的木船，穿过激流，绕过险滩，急速地向河对岸驶去。

船行不远，被据守在河中心沙洲的敌人发觉了，他们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河面。枪林弹雨和被枪弹溅起来的水柱浪花，冲击着木船和指战员们。指战员们冒着敌人的阵阵弹雨，忍着寒冷的袭击，把机枪架在船头，时刻准备还击。勇敢的船工们，熟练地驾驶着船，冲过迅猛的浪涛，绕过沙洲，避开敌人的封锁区，在敌人捉摸不定之际，支队首批渡河的老虎团便胜利登岸，神速地从敌碉堡的间隙里冲杀出来，并很快地占领了滩头阵地。

奇怪的是，守备在河对岸的敌人，对我军秘密而突然强渡的意图尚无完全觉察，只是龟缩在碉堡工事里乱打了一阵子枪，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当东方的曙光照耀大地的时候，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前锋一千多人已安然地渡过黄河天险。从此，揭开了挺进豫西并在苦难的豫西土地上和日、伪、顽斗争的序幕。

二 鱼 水 情 深

深秋，雨夜。

老虎团三连的同志们顶着呼啸的北风，已经冒雨赶了二十多里的山路，途经二岚沟，连部决定在此宿营。

走进村子，只见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大街小巷不见一个人影。连长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还不到十点，他疑惑地思索着，全村的人都这么早入睡了吗？他看见有一家的大门开着，就赶快朝这家走去，刚来到大门前，就听“嘎吱”一声大门被关上了。

这一带的群众对我们的部队不了解，加之敌人的威胁，不准老百姓接近八路军，并布告示众：“让八路军进屋者，杀！给八路军送饭者，杀！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者，杀！”

敌人的恫吓和欺骗宣传，虽然一戳就穿，但在群众尚不了解我军时，一时给我军的行动造成了许多困难。

大家的衣服全都被淋得湿透了，一个个都象落汤鸡。十月的天气已经寒冷了，可战士们抱枪而坐，毫无怨言。怎么办？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就地休息？为了取得群众的信任，连部决定进村宿营。

老乡的门楼里，屋檐下，都成了同志们落脚的地方。由于指战员们昼夜兼程行军作战，十分疲劳。虽是在这寒冷的雨夜，又是一身淋湿的衣服，他们坐在背包上，一会儿就都呼呼地睡着了。

部队宿营，夜不惊户，就这样坐等天明。

夜深了，群众早已发现村子里来了队伍，都奇怪为什么村子里却鸦雀无声，不知来的是什么队伍，怕又是鬼子来“扫荡”吧，疑惑不解，不敢出门。

天亮了，雨也停了，老乡们依然家门紧闭。炊事班的同志们忙活着筑灶野炊，可是随身带的火柴都淋湿了，急需用火，把炊事员韩振清急得团团转。他考虑了半天，便轻手轻脚地走近了一家老乡的门口，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和葛地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从黄河北过来的八路军，想找个火用。”

一直没弄清村子里来的到底是哪一路队伍，心惊得半夜都未入睡的张大爷和张大娘，突然听到外面的敲门声，提心吊胆地惊坐在床边听着门外的动静。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张大娘听清楚了，她推了推身边的老伴：“你听见没有，他说是什么八路军。”

张大爷好象还没有听清，赶忙问了句：“他说什么军？”

“敲门的说他是八路军。”张大娘又重复了一句。

“八路军！”张大爷听说是八路军，就想起前年逃荒，在陕西黄龙山下的一条小路上，他和张大娘正艰难地往村子里走，忽然，张大娘感到一阵心痛，说了句：“俺不行了，心口窝痛得很厉害。”话音刚落就昏过去了……

张大爷看着昏迷不醒的老伴，一会儿掐指甲，一会儿按人中，凡是知道的啥法都用上了，还是不省人事，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打前边的村子里走出两个身穿黄衣裳的人，张大爷定睛一看，是两个当兵的，他“啊”了一声，惊吓得背起老伴就跑，刚跑了两步，就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既背不动，又跑不脱，只好听天由命了。

两个当兵的快步走过来，他们和气地问：“老大爷，这

位大娘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张大爷没有吭声，只是疑惑地看看他俩。其中一位高个子兵弯下腰看了看昏迷中的老大娘，又看了看满面愁容的张大爷，亲切地对老人说：“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不要怕。这位大娘怕是饿昏了，先跟我们进村，叫我们医生给看一看，吃点药就会好的。”说着，高个子兵将张大娘背在身上就朝村子里走去。张大爷惊喜交集地紧跟在后面。

进了村子，高个子兵把大娘背进八路军某部卫生队，一位军医给大娘看了病，然后又给大娘打了一针。张大娘很快苏醒了。部队又热情地招待两位老人吃了一顿饱饭。临走时，又送给张大娘一包药，亲热地送老人上路。

想到这里，张大爷不由地喜上心头，马上对老伴说：“就是前年救过咱命的八路军来了，而今到了家门口，却被咱关在门外，怎能对得住人家啊！”张大爷怀着一颗激动的心，从炕上跳下来，一边开门一边说：“快，快，快请进来！是救命的大恩人来了！”

张大爷打开门，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炊事员，穿着湿透的衣服出现在他的面前。张大爷看到这般情景，眼含热泪连连说：“是八路军来了！是八路军来了！”他顾不上跟韩振清说话，就冲出门外，边跑边喊：“乡亲们，快开门呀，是亲人八路军到了！”

听到张大爷的喊声，家家户户都打开了大门，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把亲人八路军让进屋里，拿出自己的衣服让战士们换上，忙活着为战士们烧水、做饭、烤衣服。顿时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

乡亲们被感动了，他们纷纷议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队伍呀，下了一夜雨，他们硬是穿着湿衣裳在外面呆了一整

夜，要是国民党的军队，早把俺家的大门给砸碎了。”

“咱们村过去没有来过八路军，今天见到了，这可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八路军才是和咱穷苦人一条心的好队伍。”

张大娘家里来了几个伤病员。大娘为他们烤干衣服，铺好炕，让他们安然睡下，又挨个儿看了伤病员的伤情。老人指着一个伤员问：“这个同志的脸色咋煞白？”旁边的卫生员说：“他是腹部受伤，流血太多。”大娘听到这话，心里一动，她忙走出屋，去鸡窝把仅有的两只老母鸡抓来。

灶房里，炊事员韩振清正忙着做饭，张大娘手里拎着两只老母鸡进来了。老韩问大娘：“您这是做什么？”大娘说：“俺见你们有几个伤员，流血多，身子太虚，俺想把这两只老母鸡杀了给他们补补身子。”

要杀老母鸡，韩振清立刻想到，国民党军队，日本侵略军，不断进村“扫荡”，他们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大娘能把这两只老母鸡保护下来是多么不容易呀！无论如何，也不能收大娘的这两只老母鸡。于是老韩说：“大娘，我们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两只老母鸡我们不能收，谢谢您老人家的好意。”

张大娘笑着说：“什么大纪律小纪律，又不是你们要的，这是俺情愿的，你只管收下就是。”说着她放下被捆着的两只鸡转身就走。

韩振清急忙拿起那两只鸡，送到张大娘的手上，开玩笑地说：“大娘，送鸡不送鸡不要紧，只是以后我们再来，你可别再把我们关在门外就行。”

“看你说的，你们来了，呆在外面又不吭声，谁个知道你们是啥军队呀！”

正在屋里烤衣服的司务长听说是张大娘给伤员送来两只鸡，赶快来到张大娘家的灶房，还没等司务长说话，张大娘首先开了腔：“鸡是咱自家养的，送给伤员吃是俺们一点心意！”

司务长无奈，忙掏出钞票准备付钱，并对大娘说：“您的心意我们领了，可这两只鸡我们一定要给钱，你看要多少钱？”

“什么钱不钱，俺又不是卖鸡的，八路军抗日救国，为了老百姓，命都舍了，俺拿出两只鸡来给伤病员补补身子，怎能收亲人的钱呢，你们住在俺家，就得听俺的。”

司务长坚持还要付钱，张大娘生气地说：“多少钱也买不到俺老百姓热爱八路军的心意！”

司务长为难了。

张大娘见司务长不说话，就认真地说：“你要真给我钱，就先记个账，两只鸡换两个鬼子兵好啦！”

炊事员韩振清在一边也凑上来幽默地说：“等我们抓住鬼子兵回来，咱再一块算吧！”

这下，张大娘笑了，韩振清笑了，司务长也笑了，就连在院里晾衣服的战士们也都笑了。

三 十 二 勇 士

一九四四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活动在登封、偃师等地的老虎团九连，经过连续行军打仗十分疲劳，在偃（师）洛（阳）交界处的贾河滩宿营后，很多同志顾不得吃饭，一屁股坐下就打着呼噜睡着了。

突然，团部侦察员小吴扬鞭催马飞奔而来，只见他气喘吁吁，神色十分紧张地向九连连长报告说：“连长，快！快！鬼子要‘扫荡’了，马政委命令你们连火速向团部靠拢。”

一声号令，九连连夜急行军三十公里，拂晓赶到了伏牛山山脚的一个山口，在那里等候九连的马政委介绍敌情说：

“洛阳、偃师、登封、伊川等地的日军都出动了，要搞一次清乡大‘扫荡’，敌情很严重，你们连要迅速赶到东村，掩护偃师抗日民主政府和那里的人民群众转移。”

九连正要出发，背后隐约传来了急促而又略带清脆的响声。向连长机警地趴到地上侦听，他猛然一抬头说：“不好，是皮鞋声和马蹄声，很可能是鬼子偷袭过来了！”

果真如此。日军越来越逼近了，情况十分危急，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向连长向马政委请示：“首长，我准备派一个班插到日军背后偷袭它一家伙，以便掩护部队上山。”

马政委点头表示同意，并叮嘱说：“要挑选最过硬的班，行动要快。”

向连长早已胸有成竹，他选择了第四班。

第四班全班十二人，个个都是经过多次战斗锻炼的老战